# 新元史/卷1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五十八 ◄

新元史
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第五十六

► 卷一百六十

伯顏〈相嘉失里〉

伯顏

伯顏，巴鄰氏。曾祖失兒古額禿，爲巴鄰部長，率二子阿剌黑、納牙阿歸于太祖，授巴鄰部左千戶。納牙阿爲太祖中軍萬戶，自有傳。阿剌黑，伯顏祖父也。襲父職，兼斷事官。從太祖伐西域，攻拔忽氈城，遂雙忽氈爲其食邑。阿剌黑子曉古台，襲千戶，從宗王旭烈兀於西域。曉古台生伯顏。

至元初，旭烈兀遣伯顏入奏，世祖偉其言貌，曰：「非諸侯臣也，其留事朕。」以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，拜光祿大夫、中書左丞相。伯顏凝重寡言，諸曹白事，尤難次者，徐以一二語判之。衆服曰：「真宰相也。」四年，改中書右丞。七年，遷同知樞密院事。」

十一年，大舉伐宋，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，行省荊湖。初，世祖劉與秉忠議伐宋。秉忠以無元帥對。及見伯顏，乃謂世祖曰：「取江南有人矣。」姚樞亦奏，如求大將，非安童與伯顏不可。至是，遂與天澤並任焉。天澤又以病，表請專任伯顏，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，諸將並聽節制。秋七月，陛辭，帝曰：「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，汝其體朕意，爲朕曹彬可也。」

九月甲戌朔，會師於襄陽，分三道並進：唆都以兵一萬，由東道趨棗陽；翟招討以兵一

萬，由西道老鴉山趨荊南；伯顏與平章政事阿朮由中道循漢水趨鄂州，萬戶武秀爲前鋒。遇潦水泛濫，無舟楫，伯顏曰：「吾且飛渡大江，豈憚此潢潦。」命壯士負甲仗，騎而前導，麾諸軍畢濟，次鹽山，距郢州二十早，宋兵十余萬，夾漢水城萬勝堡，號爲新郢，兩戰艦千艘，橫鐵絙江中，以遏舟師。惟黃家灣有小河，經鷂子山入唐港，可達于江，宋人又爲壩築堡于上，嚴兵守之。伯顏遣總管李庭、劉國傑攻拔黃家灣堡，鑿壩，挽舟出唐港，整列而進，諸將請曰：「郢城，我之咽喉，不取恐爲後患。」伯顏曰：「用兵有緩急，攻城，下策也，大軍之出，豈爲此一城哉。」遂舍郢不攻，由平江堰順流而下。伯顏與阿朮殿后，不滿百騎。至泉子湖，郢將趙文義、範興以二千騎來襲，還軍擊之，文義、興俱死，斬獲數百人。

十月，次沙洋堡。命斷事官楊仁風招之，不應，復遣一俘持黃榜、檄文，傳文義首入城，招其守將王虎臣、王大用。虎臣等斬俘，焚黃榜。其裨將傅益以水軍十七人降。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，仍不應。乃水陸並進。有裨將李國用在巫朮召風，風起，伯顏命炮手元帥張榮實順風燃炮，焚城中廬舍，城遂拔。萬戶忙古歹獲虎臣、大用等，屠其城。進次新城，使萬戶帖木兒、史弼列沙洋所俘於城下，射黃榜、檄文以招之。守將邊居誼邀文煥語，至城下，飛矢中右，臂奔還。未幾，其總制黃順逾城降，明日副統任寧亦降，居誼終不出，乃令總管李庭攻其外堡，拔之，諸軍蟻附而上，內堡亦破。餘衆三千人皆戰死，居誼闔家自焚。並誅王虎臣、王大用等。遣萬戶帖木兒等奏沙洋、新城之捷。

十一月丙戌，次復州，安撫使翟貴以城降。阿朮使右丞阿里海涯來請渡江之期，伯顏不答，明日又來，仍不答。阿朮自至，問之，伯顏日：「此大事，主上付吾二人，可使餘人知吾虛實乎？」潛刻期而去。大軍次蔡店。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，分據要害，都統王達守陽邏堡。荊湖宣撫使朱禩孫以遊擊兵扼中流，大軍不得進。伯顏大會諸將，議渡江。遣總管劉深、千戶馬福觀沙湖水勢。福建議，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，伯顏使覘沙蕪口，貴亦以精兵守之。乃圍漢陽軍，聲言由漢口濟江，貴果移軍來援。

十二月丙午，大軍次漢口。諸將自漢口開壩，引船入淪河。先遣萬戶阿剌罕巡視陽邏城保。徑趨沙蕪，入大江。壬子，伯顏戰艦萬計，連檣而至，以數千艘泊淪河灣。諸將言：「沙蕪南岸有宋戰船，可攻而取之。」伯顏曰：「吾亦知其可取，慮汝輩貪小失大，一舉渡江，收其全功可也。」進攻陽邏保，再遣人招之，保不應。基將士曰：「我輩受宋厚恩，戮力死戰，此其時也。安有歸降之理？今日猶賭博之孤注，輸贏在此一擲。」伯顏麾諸將攻之，三日不克，乃密與阿朮議曰：「彼謂我必拔此保，方能渡江。此堡守禦堅固，攻之徒勞。汝今夜以鐵騎三千直趨上流，爲搗虛之計，詰旦渡江襲南岸，已過，

則遣人告我。」乃分遣阿里海涯督萬戶張宏範、忽失海涯、折的迷失等，先以步騎攻陽邏堡，夏貴來援。阿朮出其不意，率萬戶晏徹兒、忙古歹、史格、賈文備四翼軍，溯流西上四十里，對青山磯而泊。是夜，雪大作，遙見南岸尚露沙洲。阿朮登舟率諸將徑趨之。史格一軍先渡，爲宋將程鵬飛所卻。總管史塔剌渾繼進，擒其將高邦顯等。鵬飛身被七創。敗走。獲船千餘艘。遂抵南岸。阿朮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登岸，與宋軍相持。夏貴在江南不能爲聲援，我軍遂起浮橋，成列而濟。阿里漲牙繼遣張榮實、解汝楫等四翼軍，般艫相銜，直攻夏貴。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，諸軍乘之，析馘不可勝計。追至鄂州東門而止。阿朮遣使告捷，伯顏大喜，急攻陽邏堡，拔之，斬王達。諸將謂，貴大將，不可使逸去。請追之。伯顏曰：「陽邏堡之捷，吾欲遣使告于宋人，今貴走，代吾遣使，不必追也。」

阿朮還渡江，議兵所向，或欲先取蘄、黃，阿朮曰：「若赴下流，退無所據，先取鄂、漢，雖遲旬日，可爲萬全計。」伯顏從之。進次鄂州，焚戰船三千艘，火照城中，宋人大恐。乃遣呂文煥、楊仁風等諭之曰：「汝國所恃者，江、淮而已，今大兵渡江，如履平地，汝輩何不速降！」知鄂州張晏然、知漢最軍王儀、知德安府來興國，並以城降，程鵬飛亦以本軍降。伯顏承制以宋鄂州民兵總制王該知州事，王儀、來興國仍舊任。分宋降卒隸諸將，凡逃民悉縱還之。遣萬戶也的哥、忽都列入奏。分命阿剌罕先鋒黃頭，收壽昌糧四十萬斛，以濟軍需。留阿里海涯等，以兵四萬，戍鄂、漢。伯顏與阿朮率大軍東下。以侍衛新軍都指揮使禿滿台爲諸軍殿。

十二年正月癸酉朔，阿朮先至黃州，宋知州陳奕降，伯顏承制授奕沿江大都督。遣奕與呂文煥以書招蘄州安撫使管景模，阿朮復以舟師造其城下。伯顏至蘄州，景模出降，承制授以淮西宣撫使，留萬戶帶塔兒守之。阿朮以舟師趨江州，宋兵部尚書呂師夔、知江州錢真孫及知六安軍曹明，皆以城降。伯顏承制，以師夔守江州。師夔宴伯顏于庚公樓。飾宋宗室二女以獻，伯顏怒曰：「吾奉天子之命，興師問罪，豈以女色移吾意乎！」斥遣之。知南康軍葉閶來降，殿前都指揮使、知安慶府範文虎亦奉書納款。伯顏至湖口，遣千戶寧玉造浮橋以渡，大風，禱於山神，有頃，風息，大軍畢渡。

伯顏承制授範文虎兩浙大都督，以其從子友信知安慶府事，命萬戶喬珪戍之。次池州，都統制張林以城降，通判權州趙昺發與其妻自經死，伯顏命具衣衾葬之。
宋宰相賈似道遣袁克已、宋京致書，請還已降州郡，約貢歲幣。伯顏遣囊加歹偕克己入奏，止京以待。且使謂似道曰：「未渡江，議和人貢則可，今沿江諸郡皆內附，欲和，則汝自來面議。」囊家歹還，乃釋宋京。

賈似道屯于丁家洲，步兵十三萬，號百萬，孫步臣爲前鋒，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亙江中，似道將後軍。伯顏曰：「衆寡不敵，宜以計勝。」令軍中作大柴數十，置薪芻於上，陽言欲以火攻。宋人晝夜嚴備，戰士少懈。乃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陣，炮聲震百里。宋軍陣動，我師掠宋戰艦，大呼曰：「宋人敗矣！」似道倉皇失措，遽鳴金收軍，軍潰。阿朮以小旗麾何瑋、李庭等率舟師衝擊，伯顏命步騎左右犄之，追奔百五十餘里，獲戰艦二千餘艘。似道東走場州，貴走廬州，虎臣走泰州。

進攻太平州，知州孟之縉及知無爲軍劉權、知鎮萬軍曹旺等，並以城降。大軍次建康之龍灣，大賚將士。

宋沿江制置使趙潛遁，都統徐之榮、翁福、茅世雄等以城降，命招討使唆都守之。鎮江府管軍總管石祖忠以城降，江東及淮西滁州諸郡亦相繼降。

時民乏食，又疾疫，伯顏開倉賑之，兼施醫藥。宋人大喜曰：「真王者之師也。」伯顏遣左右司員外郎石天麟詣闕奏事，世祖大悅，悉允所請，命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。阿塔海、董文炳以行樞密院駐鎮江，阿朮別奉詔取揚州。

四月，詔盛夏不利行師，俟秋再舉。伯顏奏曰：「宋人據江海，如獸之走險，今已扼其吭，少縱之則逸而逝矣。」世祖語使者曰：「將在外，不從中制，兵法也。宜從丞相言。」五月，復命奉禦愛薛召伯顏赴闕，以阿剌罕爲參政，留治省事。伯顏至鎮江，會諸將計事，今各還戍地，乃渡江北行，入見於上都。七月癸未，進右丞相，讓功于阿朮，詔以阿朮爲左丞相。阿朮材勇善戰，而士心不附，伯顏患之，乃曲加禮敬，由是衆皆悅服。

八月癸卯，受命還行省，取道益都，按視溯州防軍，調淮江都元帥孛魯歡、副都元帥阿里伯，以所部兵溯淮而進。九月，至淮安，射書城中，諭守將降，又使降將孫嗣武招之，皆不應。乃使招討使別里吉迷失攻北城，伯顏與孛魯歡、阿里攻其南城堡，拔之。十月，進圍揚州，留孛魯歡、阿里伯守灣頭新堡。至鎮江，罷行院，以阿塔海、董文炳同署院事。

十一月，分兵爲三路，期並會于臨安：阿剌罕等爲右軍，以步騎自建康趨獨松嶺；董文炳爲左軍，以舟師自江陰循海道趣澉浦、華亭；伯顏與阿塔海由中道，節制諸軍水陸並進。

先是，常州守王宗洙遁，通判王虎臣以城降，其都統制劉師勇通與張彥、王安節等復推姚訾爲帥，堅守不下，彥與安節拒戰于呂城，大敗，彥以衆降。伯顏至常州，命呂文煥射書城上，諭以禍福，不應，文煥又爲流矢所中，乃命掾史書榜文射入城中，曰：「常州已附之地，爾等復來據之。大丞相親臨攻擊，勢易摧枯，然念主上好生、惡殺，務以招徠爲先。連日遣人告諭，未見聽從。爾之士民勿以歸降復叛爲疑，約以來日，如出城歸附，以保生靈，前罪一無所問，仍依沿江已附州城，一例優加爵賞，四民各令安業，若更執迷堅拒，城破之日，枕屍流血，老幼無遺，宜速深思，無貽後悔。」又不聽。乃督帳下親軍攻南城，命親軍先登，豎紅旗城上。諸軍見而大呼曰：「丞相登矣。」師畢皆登，宋軍大潰，拔其城署之。訾戰死，安節被執不屈死，惟師勇遁去。以行省都事馬恕爲常州尹。

遣蒙古軍都元帥闍里帖木兒、萬戶懷都，先據無錫州，萬戶忙古歹、晏徹兒巡太湖，又遣監戰亦乞里歹、招討使唆都、宣撫使遊顯，會闍里帖木兒先趨平江。

初伯顏出都，帝以手詔付之，使諭宋主。至是遣降人遊介實，奉詔書副本使于宋，仍以書諭宋大臣。十二月，宋工部侍郎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，並宋之大臣與伯顏書來見，垂涕言：「太皇太后年高，嗣君幼沖，且在綅絰中。自古禮不伐喪，乞哀恕班師，每年進奉修好。且今日事至此者，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，非太皇太后之意也。」伯顏曰：「主上即位之初，奉國書修好，汝國執我行人至十有六年，所以興師問罪。今又無故殺我行人。如欲大軍不進，將效錢王納土乎？李主出降乎？爾宋昔得天下于小兒，今亦失于小兒，天道如此，何多言也！」乃遣招討使抄兒赤，以柳嶽來使事，乃嚴忠范所賚國書入奏。

次平江，宋都統王邦傑等出降。遣囊家歹與柳岳至臨安。宋尚書夏士林、侍郎呂師孟、守正少卿陸秀夫又以書來，請尊世祖爲伯父，世修子侄之禮，且約歲幣銀二十五萬兩，幣二十五萬匹。伯顏不答，遣忙古帶、範文獻，會阿剌罕、昔里伯取湖州，留遊顯、懷都、忽都不花屯兵鎮守平江，別遣甯玉守吳江長橋，橋玉所造也。

十三年正月，次嘉興，安撫使劉漢傑以城降，留萬戶忽都虎等戍之。宋軍器監劉庭瑞又以其宰相陳宜中等書來，伯顏亦不答，遣庭瑞返。宜中遣禦史劉岊奉宋主稱臣表副本，及致書伯顏，約會長安鎮。大軍至崇德。宜中又令都統洪模持書同囊家列來見。已而伯顏次長安鎮，宜中等不至。進至皐亭山，宋主知臨安賈余慶，同承宣使趙尹甫、防禦使

趙吉甫，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，伯顏受之，召宋宰執議出降。時宋宰相陳宜中已遁，宋主以文天祥化爲宰相，辭不拜，自請至軍前。大軍至臨安北十五里，分遣董文炳、呂文煥、範文虎撫慰軍民。

伯顏聞宜中與張世傑等挾益王、廣王航海去，亟遣右軍阿剌罕、奥魯赤，左軍董文炳、範文虎等追之，不及而還。

或請檢視府藏簿帳，以知金穀戶口多寡，伯顏曰：「是欲夤緣噬吾民恥。」乃下令將士敢入城者，以軍法論。先是，宋三衙衛士，白晝殺人，亂民亦乘時剽掠，至是始皆斂迹，遣呂文煥持黃榜諭臨安軍民，遣程鵬飛、洪雙壽等入宮慰諭謝太后。太后遣丞相吳堅、文天祥，樞密使謝堂、安撫使賈余慶、內宮郁惟善來見，伯顏慰遣之。以天祥舉動不常，疑其有異志，留之。天祥數請歸，伯顏笑而不答。天祥怒曰：「我此來，爲兩國大事，何故留我？」伯顏曰：「勿怒，汝爲宋大臣，責任非輕。今日之事，當與我共之。」使程鵬飛、洪雙壽同賈余慶易宋王削帝號降表。伯顏屯臨安城北之湖州市，遣千戶囊家歹等以宋傳國璽入獻。

庚寅，伯顏建大將旗鼓，率左右翼萬戶，巡臨安城，觀湖於浙江。宋宗室大臣皆來見。張宏范、孟祺同程鵬飛，以所易降表及宋主、謝太后諭未附州郡手詔至。伯顏登獅子峰，觀臨安形勢，命唆都部分諸將守護宮城。癸巳，謝太后復使人來勞問。分置其三衙諸司兵於各翼，以俟調遣，其生募等軍，願歸者聽。

分遣蕭郁、王世英等招諭衢、信諸州。二月，遣劉岊等往淮西招夏貴，仍遣別將徇浙東、西，於是知嚴州方回、知婺州劉怡、知台州楊必大、知外州梁椅，並以城降。

命剌罕、董文炳等見謝太后，宣佈德意。以慰諭之。辛丑，宋主率文武百余，望闕拜發降表。伯顏承制，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，忙古歹、範文虎並爲大都督。復命張惠、阿剌罕、董文炳、呂文煥等入城，籍其軍民錢谷之數。收百官誥命、符印圖籍，悉罷宋官府。稱宋王於別館。禁人勿侵壞宋氏陵寢。是日，大軍屯于江滸，潮三日不至，人以爲天助焉。

癸卯，謝太后命吳堅、賈余慶、謝堂、家鉉翁、劉芮、文天祥爲祈請使，楊應奎、趙若秀爲奉表押璽官，詣闕請命。伯顏亦拜表稱賀。宋福王罡與芮奉書于伯顏，辭甚懇至。伯顏曰：「爾國已降，南北一家，王勿疑，宜速來，共預此事。」且使迓之。夏貴以淮

南降。庚申，囊加歹傳諭，召伯顏偕宋君臣入朝。 三月丁卯，伯顏入臨安，使孟祺籍其禮器、冊寶、圖書。議以阿剌罕、董文炳留治省事，以經略閩、粵；忙古歹以大都督戍浙西；唆都以宣撫使戍浙東；唐兀歹、李庭護送宋君臣北上。初，宋末童謠有雲：「江南如破，白雁來過」又讖語雲：「亡宋者，百眼將軍也。」至是皆應焉。

阿塔海等宣詔，趣宋主、母后入覲，聽詔畢，即日出宮，惟謝太后以疾獨留，隆國夫人黃氏以下宮人從行者百余人，福王與芮，沂激王乃猷、駙馬楊鎮以下官屬從行者數千人。宋主求見，伯顏曰；「未入朝，無相見禮。」

五月乙未，伯顏以宋主至上都，世祖禦大安閣受朝，授宋主顯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大司徒，封瀛國公。宋平，得府三十七、州百二十八、關監二、縣七百三十三。命伯顏告于天地宗廟，大赦天下。帝勞伯顏，伯顏再拜謝曰：「奉陛下成算，阿朮效力，臣何功之有。」復拜同知樞密院事，賜銀鼠青鼠只孫二十襲，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爲食邑，將校有功者一百二十三人賜銀有差。奏言：「江南川渠，通利百貨，皆以船運，比之車運，載倍而力省。今南北混一，宜疏浚河渠，令遠方貢獻京師者，皆由此而達，誠萬世之利。」帝從之。其後海運之議，亦發自伯顏云。

十四年，諸三昔里古劫北平王以叛，命伯顏率大軍討之。與其衆遇于斡魯歡河，夾水而陣，相持終日，俟其懈，麾軍爲兩隊擊之，昔里古敗走。十八年三月，世祖命皇太子撫軍北邊，以伯顏從，諭之曰：「伯顏才兼將軍，忠於所事，汝勿以常人遇之。」皇太子與伯顏論事輒敬禮有加，是年，頒功臣食邑，益以藤州等處四千九百七十七戶。

初，伯顏至上都，詔百官郊迎，平章政事阿合馬先半舍謁于道左，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，且曰：「宋寶玉雖多，吾實無所取，勿以此爲薄也。」阿合馬疑其輕已，思中傷之，乃謂玉桃盞，宋之至寶，爲伯顏所匿。帝命按之，無驗，事始得釋，後阿合馬死，在獻玉桃盞者，帝愕然曰：「幾陷我忠臣也。」別里吉迷失誣伯顏以死罪，帝察其誣。斥之。未幾，別里吉迷失以他罪誅，敕伯顏臨視，伯顏與之酒，不顧而返，帝問其敵，對曰：「彼有罪當誅，以臣臨之，人且疑陛下爲臣報復矣。」

二十二年秋。宗王阿只吉爲海都所敗，詔伯顏代總其軍。伯顏令軍中采蔑怯葉兒及宿敦之根貯之，人四斛。草實稱是。是冬，雨雪，人馬賴以不饑，又令軍士捕塔剌不歡之獸食之，積其皮至萬余，人莫知其意，既而遣使輦至京師，帝曰；「是欲易吾繒帛耳。」乃賜帛爲軍士衣服。二十四年二月，有上變告乃顏逆謀，詔伯顏偵之，伯顏多載衣裘入

其境，以賜館人，既至，乃顏設宴，謀執之，伯顏覺，趨出，與從者分三道逸去。館人既得衣裘，爭以良馬與之，遂得脫，弛還白狀。四月，乃顏反，世祖親征，奏請李庭、董士選將漢軍以兵法佈置。賊將金家奴、塔不歹進副乘輿，庭等大敗之，卒擒乃顏。二十六年，進金紫光祿大夫、知樞密院事，出鎮和林。和林置知院，自伯顏始。二十九年，諸王明理帖木兒叛，與海都連兵入寇，詔伯顏討之。遇賊于阿撒忽禿嶺，矢下如雨，伯顏麾軍以進，下令退後者斬，大敗明理帖木兒，使速哥、梯迷禿兒等追之。伯顏引軍夜還，至必失禿，卒與賊遇，伯顏堅壁不動。黎明，賊引去，追至別竭兒，速哥、梯迷禿兒等兵亦至，夾擊之，斬首二千級，俘其餘衆以還。軍中獲諜者，伯顏厚賜之遣歸，齎書諭明里帖木兒以禍福，明理帖木兒爲感泣。

未幾，海都復犯邊，伯顏留拒之。廷臣有譖伯顏與海都通者，詔以知樞密院玉昔帖木兒代之，伯顏留大同以俟後命。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，會海都復至，伯顏遣使告立者帖木兒曰：「公姑止此，待我翦此寇而來，未晚也。」伯顏與海都戰，佯卻凡七日諸將以爲怯，憤曰；「果畏賊，何不授軍于大夫。」伯顏曰：「海都犯邊，邀之則遁，誘其深入，一點可擒也。諸君必欲速戰，若失利。誰任其咎？」諸將屢請，伯顏還軍擊敗之，海都果脫去。玉昔帖木兒至，成宗餞伯顏，且曰：「公將去，何以教我？」伯顏舉酒，謂之曰：「可慎者，惟此與女色耳。軍中當嚴紀律，然恩德不可偏廢。冬夏營屯，循舊爲便。」成宗悉從之。

三十一年正月癸酉，世祖崩，伯顏總百官以聽。兵馬司請日出入時鳴鍾，以防變故，伯顏呵之曰：「汝將爲亂耶！其如平日。」有盜內府銀者，宰相欲誅之，伯顏曰：「何時無盜，今以誰之命誅盜耶？」人皆服其有識。

夏四月，成宗即位於上都大安閣，左右部諸王畢會，伯顏仗劍立殿階，陳祖宗寶訓，宣揚顧命，述所以立成宗之意，辭色嚴肅，諸王皆股栗，趨殿下拜賀。五月乙亥，拜開府儀同三司、太傅、錄軍國重事，依前知樞密院事。丞相完澤忌之，伯顏知其意，語之曰：「幸送我兩罌美酒，與諸王飲，餘非所知也。」江南行省累請罷行樞密院，帝問于伯顏，時伯顏已病，張目對曰：「內而省、院，各置爲宜；外而軍、民，分隸不便。」成宗韙之。三行院遂罷。十二月庚子，卒，年五十九。伯顏深沈善斷，率二十萬衆伐宋，如將一人，事畢還朝，口不言功。歸裝惟襆被而已。大德八年，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追封淮安王，謚忠武。至正四年，加贈宣忠佐命開基翊載功臣，進封淮王，餘如故。

子買奴，僉樞密事院；囊加歹，樞密副使。

相嘉失里

孫相嘉失里，同僉樞密院事、集賢學士，至治未聞南坡之變，奔赴上都，或止之。曰：「吾與國同休戚，今聞難不赴，可乎？」至上都，爲逆黨所執，尋得釋，拜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，遷江南行台禦史大夫。卒。

相嘉失里子普達失里，陝西行省平章政事。

史臣曰：「世祖一見伯顏，擢爲宰相，知人之哲，近世未嘗有也。然伯顏自滅宋以後，疊遭誣陷，君臣之分，幾至不終，良以非親非貴，蹤迹孤危，功名雖盛，適足爲讒構之資而已。甚矣！明良契合之不易言也。」